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黎烈文散文选集



BAIHUA
PROSE SERIES

白話文選集

主編 鍾 嶸 副主編 鍾 嶸 鍾 嶸

黎烈文散文選集



I 266

75/19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黎烈文散文选集

倪 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黎烈文散文选集

倪 平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6 7/8 插页2 字数143000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ISBN7-5306-0827-4/I·74J

定价：4.6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作者散文48篇。黎烈文的散文作品任意而谈，不拘一格，形散神聚，珠圆玉润。

编者在序言中比较好地论述了他的散文艺术风格，可供参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倪 平 (1)
夕阳之下	(18)
林中	(21)
归来	(28)
由上海到巴黎 (节选)	(32)
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	(45)
回家途中	(48)
湖上	(53)
琐忆	(58)
人头税帖	(62)
秋外套	(68)
花与树	(73)
白玫瑰	(75)
郎特莱丝夫人	(86)
崇高的母性	(97)
逃兵	(105)
从读《水浒》到编副刊	(114)

一个不倦的工作者·····	(116)
关于罗淑·····	(119)
三个伤兵·····	(123)

《舟中》自序·····	(126)
海上哀音·····	(129)

——闻芥川龙之介之死

倍尔纳与沉默派戏剧·····	(133)
幕前致辞·····	(139)
笑·····	(141)
哭·····	(143)
怒·····	(145)
骂·····	(147)
从正经到幽默·····	(149)
闲情救国·····	(151)
从外国回来的悲哀·····	(153)
“中国人与狗”·····	(155)
掘地洞·····	(157)
褪了色的生命·····	(159)
宗教迷信的另一意义·····	(162)
按下二丑不表·····	(164)
难题（拟狂言）·····	(166)
第三种人的“推”·····	(169)
《自由谈》编者的话·····	(171)
写在《医学的胜利》译本前面·····	(172)
《冰岛渔夫》小引·····	(176)

编辑和翻译.....	(179)
抱定牺牲的决心.....	(180)
伟大的抗战.....	(182)
我们的希望.....	(184)
我们最缺少的.....	(188)
笔与人.....	(191)
偶像之变形.....	(194)
梅里美评传.....	(197)

序 言

倪 平

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说：《申报·自由谈》新换编辑后，曾请郁达夫来向鲁迅拉稿。鲁迅答应了，但并没有就写。后来鲁迅听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以后，鲁迅在《自由谈》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让他知道曾有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鲁迅立刻省悟一定是那位编辑写的，很想写一篇文章表示反对。鲁迅认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倘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但鲁迅终于没有写成这篇表示反对的文章，而改为给《自由谈》写稿了。这位《自由谈》的新任编辑，就是黎烈文。从此，鲁迅每月以八、九篇杂文，源源不断地寄给黎烈文。鲁迅的《伪自由书》的绝大部分文章就是经黎烈文之手先行发表的。鲁迅和黎烈文也就从此成了忘年的莫逆之交。

黎烈文于190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曾祖父黎锦崧先后

任台南、台中、泉州知府。甲午战争后，台湾割让日本，黎锦崧，曾率领军民抵抗日本占领军，兵败投海自杀。祖父黎泽湘出任过浙江余杭知县。父亲黎模炜毕业于湖北公立铁路学堂，当过几处铁路车站站长，后在湖南省督军署一度任职，家业在他手中进一步衰落。

1919年底，15岁的黎烈文来到上海。经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堂表兄的帮助，考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为书记员，担任誉抄、整理和校对文稿的工作。1921年夏，编译所所长郑贞文应聘为厦门大学校长。他赏识黎烈文的才干，带他去任校长室秘书。由于留恋出版社的工作，1922年春他回到商务印书馆，随被提升为编译所国文部助理编辑。1921年起，他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后结集为《舟中》，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同时，他陆续整理、标点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编五代史评话》、《大宋宣和遗事》和《京本通俗小说》等4种古籍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有了些稿费收入和堂婶黄松的资助，黎烈文于1926年6月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后，黎烈文进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半年后考进东京帝国大学预科学习。不久，由于过度用功，得了“神经衰弱症”。根据医师的劝告，他向学校请假，到伊东去休养了一个月。休养期间，他所敬仰的日本新思潮派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自杀身亡。这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本来就受着芥川氏“寂寞的人生观”的影响，这时神情更为抑郁。师友们劝他改换环境，他自己也觉得在日本研究文学倒不如去法国学习，法国文学矿藏好像更为丰富。1927年9月，他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习，返还上

海。

1927年11月5日，黎烈文从上海乘法国邮轮向巴黎进发。到巴黎后，他考入地城大学，学习法国文学。这里使他读到了大量的法国文学名著。三年地城大学的学习，不但使他学业丰收，而且心情愉快，一扫在日本时的郁抑之境。1930年初黎烈文考入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并取得硕士学位。1932年春离法回到上海。

回上海后，经巴黎大学老师推荐，由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聘为编译。同年12月，出任《申报》副刊之一《自由谈》主编。《自由谈》原为鸳鸯蝴蝶派所编，黎烈文接编后，锐意改成新文学阵地。他广泛团结新文学界人士：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卢隐、王任叔（巴人）等著名作家，以及后起之秀的谢冰莹、徐懋庸、唐弢等等，都为之撰稿。一张并不起眼的半版报纸的副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正因为此，他遭到了反动派的忌恨，终于在1934年5月，被迫辞职。就在此时，应鲁迅邀约，由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人发起创办《译文》杂志。后又在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的支持下，主编《中流》半月刊，这是一本侧重杂文随笔，兼及其他文艺品种的杂志。不久，由《文学》、《中流》、《文季》、《译文》四家联合出版《呐喊》（第3期起改名《烽火》），至同年11月第12期停刊。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黎烈文回到湖南家乡。当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任的郑贞文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函电邀请黎烈文去福建工作。1938年春，黎烈文到福建后，颇受省长陈仪的信任，要他创办“改进出版社”，由

他任社长，并兼省政府参议。出版社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办起6种刊物：综合性的《改进》半月刊，通俗性的《战时民众》，面向青少年的《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文艺刊物《战时木刻画报》和《现代文艺》，还出版了《改进文库》、《世界名著译丛》等。在严重的国难期间，人力物力都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能在文化上有如此成绩，真是难能可贵的。

抗战胜利后，陈仪被任命为台湾省省长，黎烈文应邀到台湾出任《新生报》副社长兼总主笔。但这里已非当年的福建永安可比，办报方针和社论、评论等言论，他这位主笔无法左右，于是，逐渐地他和陈仪之间产生了隔膜。1946年夏末，他终于辞去了《新生报》一切职务。半年后，应台湾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许寿裳的邀请，任西洋文学教授。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执教生涯。

二

黎烈文是编辑家，他有十几年的编辑生涯；是翻译家，他译过十几部外国文学名著；也是创作小说和散文的作家，他出版过短篇小说集《舟中》，以后又出版了散文集《崇高的母性》，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散见于报刊。以他一生的写作活动而论，成绩突出的是散文。

黎烈文的不少散文是写他在日本和法国的留学生活的。这类散文写下了弱国的游子，在强国的异域风光中，随时都受到心灵的创伤，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人头税帖》写在法国留学期间，每年都要交钱去领“身份证明书”，这身份证必须随身带着，否则会遇

意想不到的麻烦。而去领这身份证，得“一早起身，匆匆地吃过点心便往警察厅跑去”，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好不容易进了头门，进了内院，上了扶梯，一层，两层，看看快要挨近办事人的柜子了”，而办事员下班时间到了。你只得带着没有吃过中饭的瘪肚子和酸痛腿回家去。第二天得起得更早地再重复来一套。后来他才明白，这每年的调换身份证，实际上是收取一笔人头税。他还记起：“在巴黎警察厅整天饿着肚皮排队去缴人头税的外国人，都是一些衣裳褴褛的工人和商贩。他们的言语都非常难懂，好像都是文化落后的小国人民。我不单没有在那里看到一个服饰高雅的英美绅士，连日本人都从来没有遇着过。我想他们也许不要人头税，也许另有办法，总之，是决不至于像我们一样苦恼，一样委曲的。”这就是他们给中国人的优待！作者每每想起，总是深深的诅咒和憎恶。在《由上海到巴黎》的长篇散文中，作者记下的中国人无端受辱的事更多。在西贡的公园里，六个中国人在一张靠椅上歇脚，其中一人倚坐在椅背上，被警察带进公园事务室，罚款4角，怎么辩论也无用。原因就在于是个中国人。一个白种人，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说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而且从不称“中国人”（Chinese），口口声声叫“中国佬”（China-man）。“不知他究竟凭着什么资格和理由，无缘无故的给我们侮辱？”这种人间歧视，不正拆穿了那些“平等”、“博爱”的高论不过是谎言了吗？作者这样写道：

从前在国内听过许多人说法国人平等，博爱，比任何国人都好，这话等于放屁！“平等”，“博爱”，还不只是法国人的口头禅，正和日本

人的“中日和善”一样，其实他们哪把你中国人看做人，他们把你中国人看得比狗还不如呢！

什么“世界大同”“人种平等”，差得远！白种人说说这话还可以显得他们慈爱，宽宏，可怜的是一班被看做了比狗还不如的中国人也拿着这些好听的话在乱叫乱吠，自欺欺人，真是臭不要脸，丑极，蠢极！

中国人的耻辱是只有“血”才能洗净的！今日中国的青年应当每人都有流血的气；应当每人都有流血的决心，并且每人都应当预备多量的热血去洗净那沾在自己面上的臭屎！——我们所受于外人的一切耻辱！

啊，被侮辱了的中国人啊！我们应当一齐兴起！我们应当睚眦必报！我们应当流血！报仇！

当时多少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其他的中国人，在种种“人间不平”的面前，深深地发自内心地呼喊：祖国呵，你强盛起来啊！作者的这段愤激的文字，也正是发自我内心的一种呼喊。热爱祖国，他因而痛斥卖国。当船靠香港，他坐车驰行一周后，看到这里“风景极佳”，就感慨地写道：“把这样的好地方，让给外国人，真是罪该万死！”

黎烈文散文中多次写到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绝望。例如：在《归来》中，他遇到一些人凶暴地“敲竹杠”之类的丑恶现象后，他写道：“我望着那马路两边的同胞（日本人用鼻音说着的支那人是也），我只能归纳成两类：一是满脸奸相的凶汉，一是满脸死相的病夫。的确中国人只有这两类：凶汉！病夫！劣等民族中之劣等！”

读过他的全部散文，可以使人感到，正是强烈的爱国

主义感情，才使他写出那么极端的话，这或许正是爱之深而才恨之切吧。事实上，他在法国学成后，立刻回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是那种叛离祖国、出卖灵魂、跪倒在洋人脚下的奴才。他倒是很有骨气的中国人。他在《由上海到巴黎》等散文中，对当时的安南人的某些看法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但读者也会明白他的真正的用心是希望他们反抗，希望他们以行动拯救祖国。

在黎烈文的笔下，虽然记述了某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但他也记述了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友情。《琐忆》记述了每年夏季，地城市长都照例邀请外国留学生到市政厅饮一回葡萄酒。那天到的中国留学生共三位：一男二女。黎烈文就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严冰之，后来成了他的爱妻。好客的市长热忱为他们祝酒，实际上他成了他们的月下老人。《郎特莱丝夫人》更是中法人民的友谊诗篇。作者在地城求学的时候，有四个月住在郎特莱丝夫人家里。她爱好文学，有时写点诗和小说在当地报刊上发表。共同的爱好，使她和作者很谈得来。连老夫人的女儿、使女、小孩，都热忱欢迎这位中国留学生。这样的友谊是使人难忘的。在《由上海到巴黎》中，也记下了不少异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友谊。

作者虽然说过“中国人非奸即病”的话，但他对穷苦的中国人是十分同情和关心的。《回家途中》写作者去郊区扫墓，途经当时的斜土路和制造局路交叉处，认为这里简直是“怕人的地狱的写真”：“一片烂泥，丛集着三、四尺高的弓形的船篷，许多缠着槛楼的男女，匍匐在这些

船篷里窜进窜出。这和在污沼中滚着的猪猡有什么分别呢？经过非洲时，参观过最卑下的黑人的住家，同样三、四尺高的茅棚，但在干燥的热带土地，究竟还不至于终日在烂泥里面打滚的。二十世纪的今日，还有人过着这样凄惨的生活，实在很难叫人相信。”《逃兵》记述了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中，生灵涂炭，人民随时会遭到飞来横祸，乃至惨遭屠杀。在那黑暗的岁月中，现实主义的散文家是不可能不涉笔人民的苦难生活的。

在黎烈文的散文中，还有不少是怀人抒情的。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亡妻严冰之的悼念。她也是去法国的留学生。她看不起为将来飞黄腾达而学，黎烈文和她志同道合：一个学文学，一个学历史。他们同时学成归国，在轮船上结婚。长达一个多月的本来会枯燥无味的旅途，成了他们情意缠绵的蜜月。到上海后，黎烈文忙着写通讯、编副刊，严冰之也开始了翻译工作并撰写散文。事业刚刚开始，她却怀孕了。正当小家庭兴高彩烈地庆贺他们的爱情结晶降生的时候，她竟得了“产褥热”，而逝去。这对恩爱情深的丈夫来说，实在是太沉重的打击了。黎烈文接连写了《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回家途中》、《湖上》、《秋外套》、《琐忆》、《崇高的母性》、《花与树》等系列散文，回忆了他们相识相爱的经过，抒述了他深深痛心的悼念之情。鲁迅逝世后，他写了《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以抒述他的“在分有着大众的悲哀以外，还有许多私人的悲痛”，因为他是“近几年来常常在他家里走动，当面受着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励的一人”。《关于罗淑》是为悼念这位女作家而写的。她竟也死于“产褥热”！散文记